

大學衍義

一
卷
五
冊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二

讒臣

晉武帝時尙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紘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勸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紘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紘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

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
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
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
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
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太禮抑之以威權納
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
下旣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
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

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荀勗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愧乃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爲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

獨畱京師可乎勸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
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
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以爲大司馬都督
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
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於
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憲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
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
博士庾勇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
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勇等
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

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統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旣出舉朝果爭是乃

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爲鉗
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
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
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勳莫
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
貳極煽褒閭而偶震勛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充也
交勛讐張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五二五統之
罪焉可謂略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

愍懷
諡也

非賈后所生

母曰
謝妃

后母郭

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

待中賈謐驕貴

年謐皆后戚也

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

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也不如

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

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爲禱祀求福后

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旣至后不見置於

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

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

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

其詞皆凶逆今不錄

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

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

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
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
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
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
餘紙眾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
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誅之尋殺
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
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
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

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
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旣莫
之辨大臣惟裴頴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
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
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
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厯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
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旣成則僞作介
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
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眞僞況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
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

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況讒人之工
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
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
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尙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見必遙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
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
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
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光字明月

又曰高山不推自崩

高齊

也姓棚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

於路瑛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瑛瑛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瑛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剡之迹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

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

武帝也

賢能效

職齊君昏暴

高緯

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

於內祖珽以檢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爲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

可勝嘆哉光之死纔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
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
國之間用智略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
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卽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
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
是拜尙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
使溫彥博按訊是非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令
往責徵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

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閒染之使太宗蓄之胷中不爲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卽此一事而言太

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尙主而踣所撰碑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己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